

苏枢 (著) 暴蓝水记 作家出版社

这些我将要敲碎的外壳，
的是为一嚼那些美得窒息的阳光，
可阳光已真相大白地枯萎在里面，
如被命中的子弹的忧伤……

暴蓝水记

I247.5
1100

苏枢 著

暴蓝水记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暴蓝水记/苏枢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3

ISBN 7-5063-3607-3

I. 暴… II. 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757 号

暴蓝水记

作者: 苏 枢

责任编辑: 启 天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8

插页: 4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607-3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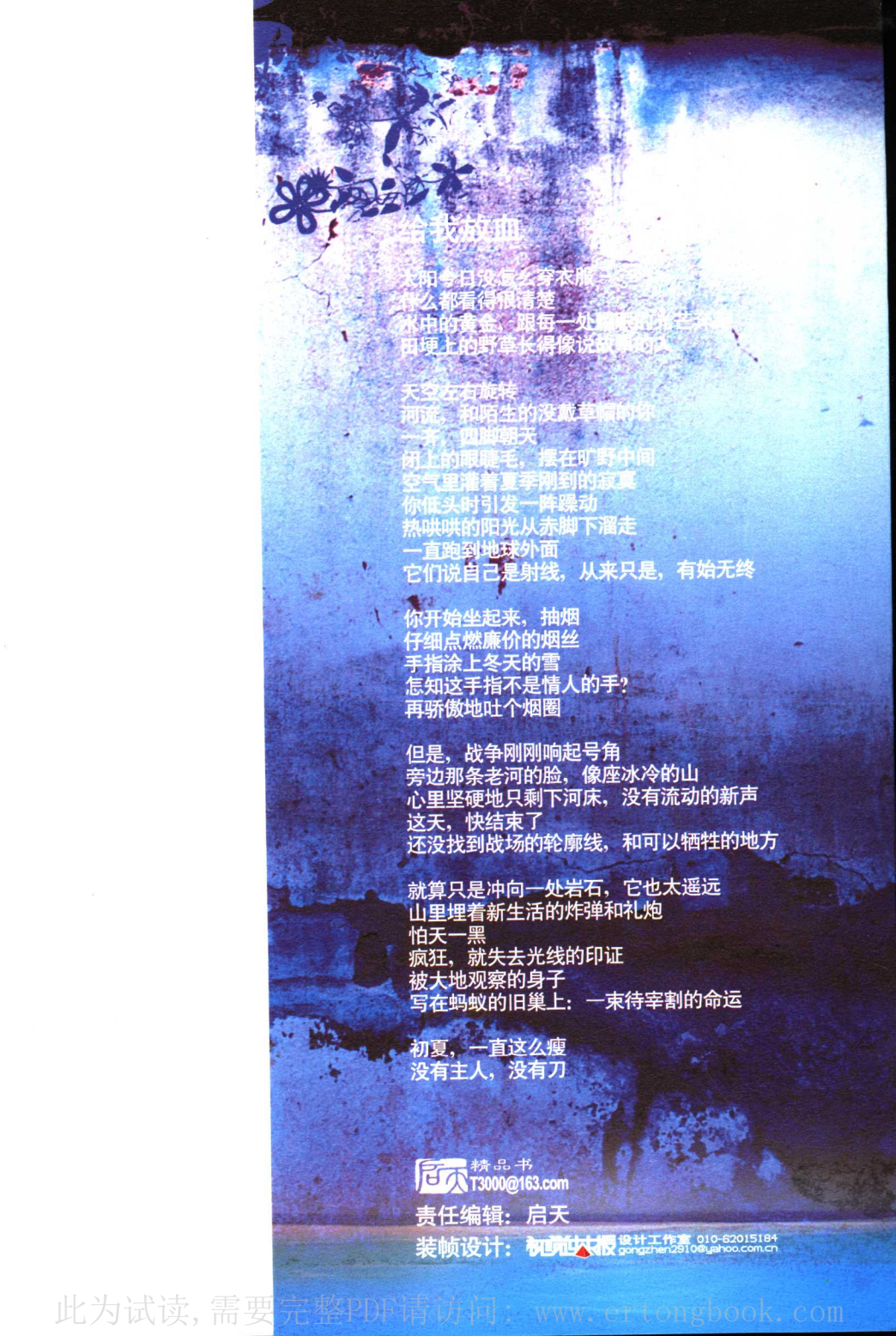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苏枢

有人唤她——sue(苏)，用一个清冽而柔软的音节。
她热衷于戏剧、摇滚和广告，
常年混迹在深圳、广州、北京、成都等地，
像所有神的孩子一样，白天睡觉，晚上奔跑。
多重职业身份：著名广告策划人、独立影评人、网络杂志编辑、
迷幻音乐追随者。
现任职于北京某集团企业策划。

小说中**蓝色**的水围、没有颜色的鱼、疏离而漂浮的动作，
都是一种隐喻。
蓝色蕴含着辽阔、忧伤、宁静；
水性透明、无形、空灵。
粹蓝色的水的象征，记录下成长中的阵痛、挣扎和渴望，
探寻神秘的自我意识，暗示主人公极度敏感的内心世界。

清冷、孤单、疼痛又柔软的记忆。



给我放血

太阳今日没怎么穿衣服
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水中的黄金，跟每一处潮湿的泥土
田埂上的野草长得像说故事的人

天空左右旋转
河流，和陌生的没戴草帽的你
一齐，四脚朝天
闭上的眼睫毛，摆在旷野中间
空气里灌着夏季刚到的寂寞
你低头时引发一阵躁动
热哄哄的阳光从赤脚下溜走
一直跑到地球外面
它们说自己是射线，从来只是，有始无终

你开始坐起来，抽烟
仔细点燃廉价的烟丝
手指涂上冬天的雪
怎知这手指不是情人的手？
再骄傲地吐个烟圈

但是，战争刚刚响起号角
旁边那条老河的脸，像座冰冷的山
心里坚硬地只剩下河床，没有流动的新声
这天，快结束了
还没找到战场的轮廓线，和可以牺牲的地方

就算只是冲向一处岩石，它也太遥远
山里埋着新生活的炸弹和礼炮
怕天一黑
疯狂，就失去光线的印证
被大地观察的身子
写在蚂蚁的旧巢上：一束待宰割的命运

初夏，一直这么瘦
没有主人，没有刀



精品书
T3000@163.com

责任编辑：启天

装帧设计：和苑书报设计工作室 010-62015184
gongzhen2810@yahoo.com.cn

作者自序

就是这样摇晃不定的生活片段，从支离破碎的章节中窥探出冷艳的疼痛。……

它烙印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八十年代初生人的群体特征，对城市生活的记录与反叛。关于头上长草的少年、梦中不完整的情节、白茫茫的死亡、暗红色的姓名、寒湿下注瘀结的伤痕、看不见颜色的鱼和无言的呼唤，都使生活无法界定，

无法完整地属于某个人，爱情脆弱得像日落酒馆里斑驳的墙壁，一

经碰触便可轰然倒下，或是瞬时化成了某种天气和一道无关紧要的风景。…

面目模糊的人们在什么都可以买卖的城市中经营着自己和卑微的感情，时间和人物晃动在盗版DVD中，陷入无意识的空间里潜藏着绝望的旋涡。踉蹌，独行，隐喻着与现实决裂的痛苦，颓废与挣扎同生，又企图通过自我救赎获得一个平静又充实的精神世界。时而遥远时而亲近地不断演绎，或许没有高潮，像没有结果的爱情一样，像昨天早上的雾一样，时光，蓄意谋杀我们的青春和热情。……

就是这些光怪陆离，每天都在重复。上演。直到那些熟悉的情结都变成恍若隔世的音乐。我们依旧在这里生长，依然年轻。但，岁月如刀。……

时间，时明时暗，宛如一时要钻进去寻找答案，光阴，便是那个被审查的孩子，真实与虚幻，张口莫辩，无法按图索骥。……

也许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一如我们没有选择地必将继续生活下去，爱情犹如鲜花般在美丽中溺水而亡，而成长必须经历这种种，使生命散发出杨桃清香的味道，又在精致的世俗中，躁动，不安。……

- ⑥ 融 P2 ——→ 1 好像木村拓哉 P5 ——→ 2 姓名，辛迦南 P10 ——
- 5 要吻多少只青蛙，才能吻到一个王子 P26 → 6 Old Heaven 的寂寞传说 P33 ——
- 8 它自己也不知道是要结束 P42 ——→ 9 勇敢的爱人在我的怀里 P48 ——
- 12 我走了，双手插在空瘪的衣袋里 P63 → 13 你还好吗？我很好 P67 ——
- 16 一直青涩 P91 ——→ 17 但是，没有 Justice P95 ——
- 20 我心里一直有座七点钟入场的电影院 P110 ——
- 22 地铁二号线，三元里—琶洲 P123 → 23 我看到她心里的风 P130 ——
- 26 梦，想，和咸鱼 P145 ——→ 27 剃须刀像爱情 P149 ——
- 30 像小偷一样卑微 P162 → 31 波拿巴在圣·贝尔拿特险坡上 P168 ——
- 34 好吗？再来一次 P187 ——→ 35 那些对白不是我想说的 P193 ——
- 37 认识，天涯咫尺的路 P207 → 38 小镇铁匠铺 P213 ——
- 41 没有什么纯净的，除了孤独 P229 ——

→ **3** 潜水的鱼就是暗器 P14 → **4** Starbucks 里有 Cheese P20 →
→ **7** 你用钝且锈的刀割他的心 P37 →
→ **10** 旋转奔腾的曲线是饥饿 P52 → **11** 为美而死 P56 →
→ **14** 九月，温暖得很诡异 P78 → **15** 当时，震耳欲聋 P82 →
→ **18** 但我，要为你盛开欢乐 P101 → **19** 绿脚高手 P107 →
→ **21** With the spider in you P118 →
→ **24** 青春是件伤身体的事 P138 → **25** 让蔷薇开出自己的结果 P142 →
→ **28** 回到城堡，面对现实 P153 → **29** 发点儿诚实的光芒 P156 →
→ **32** 尽量鸟语花香 P178 → **33** 我们都是小动物 P183 →
→ **36** 鸦片是音乐，还是爱情 P202 →
→ **39** 这是一个充满感动的世界 P216 → **40** 暗红色 P222 →
→ **42** 尤斯库的椅子 P235 → **43** 没有人回来 P242 →
→ → → 后记 P246 → → →

这一刻留在了我的
记忆中,但是又有多少
可以让我读懂生
活之谜的时刻离我
而去了啊!我好像
在追逐一个幽灵。

—— 于连·格林

此刻的这种幸福，
在印象中必定是曾经发生过的，
我不免恍惚起来，心中又慌乱地将它收存

高中



这，好像就是成熟了的夏天味道。

我闻到南方杨桃果特有的清香味，从慵懒的秋日阳光下清爽地弥散开来，微微的甜酸，香气清馥。此间，再没有浮躁霉湿的空气，没有咄咄逼人的声响，各种影像无声地飘浮在这种纯粹里，寂寞又安详的整个下午，可以一直发着呆，在柔软的时光里自由而满足。

天气真好，好到要让人觉得幸福，很幸福。

此刻的这种幸福，在印象中必定是曾经发生过的，不免恍惚起来，心中又慌乱地将它收存。只是这些细碎的微乎其微的光影，使我后怕了。在日间的生活中，花掉大部分力气来抵抗这种纯粹的幸福情绪，以防止某些影子突然蹿出来，从背后袭击我的脆弱。这些影子可能从四壁骤然间生长出来，出人不意地，它们彼此陌生，疏离，却也正是怀着亲切而带有敌意的态度，长久消耗下去，直到熟知对方的每一个细节，便也再不能描述从前的爱恨，没有神情，闪烁不定……

若是得到神的恩准，许我能望见日后自己的模样，那在这一刻钟的幸福，这幸福，怕是使我丧失勇气去窥探。

镜中人，浓密的睫毛已将眼睛遮去一半，像一对狭长的通道，在深邃中划过一丝光芒。他的胡子、头发，都带着我熟悉的味道，在晦涩和阴暗中，镜中人以及我都曾经十分渴望把对方救赎回来，救出一个武士，而不是受害者。一如从前的，我故意怀着这种希望去憧憬和计划明天的生活，揣着忐忑不安去探寻未知的结果，结果却从未出现在画框外面，或是背后，从未出现。我再不敢正视镜中人的眼睛，或是他那张缄默的嘴唇，而且也没有追问的习惯，结果正是那些飘浮在空中的微尘，无论是夹杂着阳光，还是夹杂着风雪，扑面而来时，我的两面，阴暗或是明亮的一面，都可能被同时撞伤。

水，是按照一个隐微的出场率来到梦里。它不依不饶地漫上来，漫过我的脚趾，温暖地滑过皮肤，再漫上小腿，再升到膝盖上来……蓝色光域，无限辽阔，广袤地包容着一切，好像融在透明的水中，这水浸透着宁静，流淌着，轻柔地向我涌来，淹没我的身体。地，面对着天空，又转回去，轻轻交谈着的星星突然又停嘴了，玛各南挥舞着手臂，他轻声说着“你将得到荣耀，你就是太阳，并拥有自己的星辰和月光”。四处静穆，天地在夜晚的风中没有界限，我一丝不挂地赤裸着身体，平躺在温热又潮湿的暗红色陨石上，呼吸，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薄，模糊着快要抵达彻底的消失……

在澄澈的水围中，我感到，疼痛从体内渗出来，静静地幽微，隐秘，单纯的喜悦又伴随着惊慌。这种喜悦从心底出发一直延伸到身体的每个角落，事物的影像和声音纷纷退去、逐渐失去轮廓，渐渐地，也寻不到先前存留过的踪迹。在这无人的境地里，我已失去所有理性的认知，完全沉溺在最糊涂的柔弱的情感之中，随着水，漾开一圈一圈，纯粹的蓝。

不知是过了多久，它才来，呼吸和那道金色的光芒一齐来到，我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如盲人般地仰起脸庞，全心感受那光芒的存在。它是一条暖意的通道，从皮肤的细微处触动，被蓝色的水域穿行其间，温暖和纯静包围着我，像母亲包裹着熟睡的婴儿。

冰雪扼杀了一切，之后，开始消融。

我感到，眼泪来了。

好像木村拓哉



这时天边的太阳已被各种工业废气绑架在城市的上空，不真实，闷热又躁动。中国的这个南方老城，在地图上，像一只横躺在北回归线上的蚂蚁，弥散着亚热带典型的季风海洋气候，从午后寂寥的时光中静静爬行。天气会一直很炎热，每年的四月到十一月，雨水充沛。



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些特别的特征。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喜欢发含糊的元音，每个句子的结尾都带着个an音，是颇为顺耳的升调。节奏轻快。离楼梯间很远处，就能闻到檀香；也有的人家门口，闪着红光，就像是有人正在蹲在地板上吸烟——火光闪烁之处，周围供奉着许多苹果，即是如来佛、观音或是关二爷的神像端坐；有些人家里还没有神龛，多是财神爷之类。这是个讲究实际又希望一夜暴富的城市。

一个人在路上，始终是件寂寞的事。

我是Taxi司机，驾照AB证，技术娴熟。有一辆被改造的桑塔纳2000，墨绿色。

高中结束后那个悠长的暑假，在父亲所在的空军基地上第一次学会了开车。一个男人，长得像只大山羊。刀条脸、大胡子、厚嘴唇、鬈发蓬乱，如果不穿军装，还有人以为他是土匪。正是他，在大夏天里，不知疲倦地教我折腾那辆半新不旧的东风车。那一季，天空几乎一直湛蓝着，整个夏天我都留在基地，沿着没有路的大坝操练巨大的东风车。那是戈壁滩的一处，偏远。再远，也只有荒凉的训练营和几处单薄的墨绿色树木。

那个长得像大山羊的男人喜欢抽骆驼牌香烟。

夏天过后，南方某大学的中文系，我看见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矮老头儿站在阶梯教室里大谈俄罗斯文学。

除了伤感和幻灭的理想主义，念中文系，我没有学会更多。

有的Taxi司机在途中不停地向客人述说这个城市发生的奇闻逸事，以及他自己的故事。或许他只是寂寞罢了。

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城市的建筑已经被一层暧昧的纱布笼罩。我开着车，在黄埔大道上兜转了一个来回，没客人向我招手。在天河路口，车子拐进了石牌酒店那条路，沿着天河东一直北上。

十点二十三分，她，在天寿路上车。

20岁，或者更年轻？

牛仔蕾丝花边的小坎肩内套着白色单领薄毛衣，纯粹装饰性的鹅黄色毛线围巾搭在肩上，胸前晃荡着一枚银色的MP3播放器，黑乎乎的耳塞塞在她的两只耳朵里，映衬得两只耳朵如雪。对比鲜明，让人不由得想起村上春树笔下那只“摧枯拉朽”的耳坠来。

是从王子的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米白色的高统小靴上面露出两条粉



而她却继续勇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使车厢中的空气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弥散着很多无法测量的危险因子。

分心开车，无论如何都不是值得鼓励的事。不仅会使未来充满危机，连我带着她的生命都很危险，而且晚上十点多，城市的夜生活才刚刚拉开帷幕，人们正在去天河区去东山区的路上，正是本城道路交通在夜晚里的第二个高峰期。

路过街头转角处时，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正掩脸而泣，背着她的方向，有一个男人正大步流星地离开。红衣女人靠着一棵紫荆树，树叶被风吹着纷纷摇摆着身体。因为太吵，反而听不见她的哭声。当车子擦过她的一瞬间，我看见一张憔悴的脸，无助又完全失神的眼睛，法令纹深深刻下她所经历的生活的种种。那就是十八岁就已经显得苍老了的年龄，而到了三十八岁依然需要人呵护的女人。

“你，真好看，有些木村拓哉的味道呀……”

“银色MP3”说话了，似乎是忍了很久，才终于又说出来。声音温软。

“啊……”我失语。真奇怪，男人要“好看”干什么？

彼此不再说话了，空气又沉默下去。

后视镜中，我看见一张二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眼睛是看了二十五年的眼睛，鼻子还是看了二十五年的鼻子，嘴唇有点干，因为心里没有什么很高兴的事，嘴角也没有泛起迷人的笑意。

两天前，我的剃须刀坏了。心里暗忖：难道两天没刮胡子就像日本那个木村了？！

一路寂寞。

到了酒店楼下，穿红白礼服的服务生走过来，先在车门前敬了礼，然后准备打开车门。这时，她嘟着嘴巴，老让人想起那些正是因为内容很可爱却是很容易骗到人的童话故事。也许公主被过分地娇纵和溺爱，说不定是……

今天真不走运，老是幻想，对于男人来讲，可不是好事。幻想、童话、做梦的特质都需要闭上眼睛。谁敢闭着眼睛开车？！

她仍稳若泰山，还没有下车的意思。五个红色霓虹灯的大字“中国大酒店”已近在五十码的视线内。

我又开始胡思乱想，她仍岿然不动。



“您好，小姐，欢迎光临，需要我帮您提行李吗？”

“哦，不用了，谢谢！你回到门边的位置上去吧！”

“啊？！”年轻的服务生红着脸尴尬地回到门边的位置上。

“哦，小姐，谢谢，一共二十四块。”

她愣了几秒钟，然后打开手提包，在便条纸上写什么，然后撕下一页拿在手里。又从钱夹里抽了两张十元一张五元，递给我。她的手指白皙。

当找回她一元时，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看得出来，她是很努力地在关车门，很努力地想把她能够耀武扬威的力气都表现出来，或者已经愤怒，努力引导人家把她往大小姐已经生气了的路上想。

女人的无理取闹，在她们心底却自有无数理由，要解释，也可以头头是道。每一次哭闹，她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些在男性眼里看来根本不是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可正是这些细碎的理由，毫无章法，却最能经受住感性的诱逼与推敲。

这么说，女人的感性一直让人头痛，没有逻辑。

如果，一切从感性出发。

她为什么要把车门关得这么响？以为我不说话就是很骄傲，像木村拓哉就值得骄傲吗？美丽或是帅气就值得拿出来示威吗？

我看着按每隔两分钟频率就要刷新一次的红绿灯。她走到车子前面，把那张纸条插在挡风玻璃与刮雨器之间的缝隙上。然后潇洒地走开。比T型台上的模特还要自信，笃笃的趑音击在酒店楼下的大理石地板上，灯下的影子渐渐拉长，又渐渐缩短。

我开着车窗，几口风灌进嘴里，咸咸的。是海风。望着她，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中国大酒店明亮的大厅里。

交通警察开出的罚单不外乎有两种：A. 超速行驶；B. 乱泊车。

“白痴木村拓哉，你开车开得太慢了！我叫艾米丽。”纸条上写着。

下面跟着一串数字。

根据中国移动通讯的编码规则，以138打头的一组阿拉伯数字，可初步判断为：它代表某一用户的手机号码。

我将这张黄色的纸条和车辆常规保养单据放在一起，并用一只大大的黑夹子夹住。